

吕 伟 俊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张 宗 昌

张宗昌

吕伟俊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张宗昌
吕伟俊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47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9—00320—7

K·34

定价：3.90元



张宗昌像

前 言

我近年在教学之余，多致力于山东近代军阀史的研究，继《韩复榘》成书之后，即着手撰写了这部《张宗昌》。

民国以来，统治和盘踞山东的大小军阀数不胜数，他们象走马灯似地来而复往，去而复还，互相角逐，争霸称雄。但是，较著名者，就是张宗昌和韩复榘这两人了。张、韩均是独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乃外表迥然。韩复榘工心计，有层层迷惑人的伪装，号称“韩青天”，而张宗昌则是赤裸裸地反动、贪财、暴戾、荒淫，无所顾忌，世称“混世魔王”。正如孙思白先生在为《韩复榘》一书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韩摆出的姿态主观上似乎是还想“流芳”，而张的胡闹似乎早已不管是不是身后遗臭。韩复榘和张宗昌是军阀界中两种不同的典型。这种军阀表露的多样化、多色彩，反映了军阀群里的军阀并非千人一面，有“红脸”，也有“白脸”，有“黑头”，也有“花面”。他们有军阀的共同性，也各有自己的个别性。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既要探讨、研究军阀们的共同点，同时更要分析、解剖具体军阀的特殊点，这样才能不悖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历史本来面目，同时也才能总结出历史兴衰的规律，从而汲取教益。

话归本题，张宗昌究竟何许人也？概言之，他出身于“绿林”胡匪，投机过革命，为跻身于军阀行列，他先后投靠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曹锟、张作霖，后终于在奉系卵翼下发迹，拥兵数十万，威镇全国。他更成为山东一省之“主”，祸鲁三

载，并为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津浦路沿线，使数千万人民遭其荼毒，近半个中国受其蹂躏。张宗昌是军阀，但在好多方面他比一般军阀又跑得更远，做得更甚。朱德曾指出：“他的高大、蛮干、家财、妾侍和白俄部队闻名一世。”^①张宗昌就是这样的一个祸国殃民、名闻遐迩的军阀。因此，剖析张宗昌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研究北洋军阀史，有助于我们研究山东地方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深化及中国民主革命发生的社会原因。

张宗昌是一个典型的反派人物。他的罄竹难书的罪恶令人发指，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丑恶的表演令人作呕。因此，我们编写他的历史，披露其丑行，抨击其罪恶，不仅可为历史工作者提供研究的资料，而且还可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一个绝好的反面教员，让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引以为恨，并取为鉴戒。

本书概括了张宗昌的一生，按时间顺序共列为七章，而重点着墨于他督鲁时期的历史。因为督鲁时期是张宗昌一生的“顶峰”，重大历史事实也多发生于此时期，此时期最能反映出张宗昌的军阀本质及其具体特点。以内容繁杂，督鲁三年的历史在同一题目下分类列为上、中、下三章。其中，“督鲁三年（上）”一章主要是写政治等方面的史实；“督鲁三年（中）”一章主要是写经济等方面的史实；“督鲁三年（下）”一章主要是写军事等方面的史实。关于战争史实，以“督鲁三年”为题，是指这些战争均发生于督鲁时期，并不是说都进行于鲁省，有的是在山东进行，有的则在外地进行；此章写张宗昌穷兵黩武，争夺地盘，同时将其纵横捭阖、制造政潮，以及为害鲁省以外地区的劣行一并写入。

本书资料取自历史档案、旧报刊、有关书籍、当事人的回

^①（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98页。

忆录及调查访问笔录，重点及引文均注明出处。由于时间久远，许多资料散逸，加以张宗昌活动区域广袤，故此，历史资料，收集维艰，遗漏不实，定所难免。

本人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来纂修历史，以尽量符合历史本来面貌。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历史资料有限，书中失误，恐亦多有，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是为至禱。

本人编写此书，深蒙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师长孙思白、姜克夫两先生之指教，并得到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档案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山东掖县县政协、掖县史志办等单位的大力协助，还得到青岛祝祥鉴（镜如）先生多次提供资料，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吕伟俊

1987年6月9日

于山东大学新校南院

目 录

第一章	出身家世与闯荡东北 (1882—1911)	1
一、	寒微之家与贫苦之生活	1
二、	流氓、胡匪、门警	2
第二章	投机与叛卖 (1911—1921)	5
一、	投机革命	5
二、	投降北军	8
三、	刺杀陈其美	10
四、	入湘、驻赣、被驱	12
第三章	在奉系羽翼下发迹 (1922—1925)	20
一、	投奉	20
二、	入鲁的传闻	22
三、	平定高、卢之乱	26
四、	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崛起	33
五、	南下抢占地盘	40
第四章	督鲁三年 (上) (1925—1928)	50
一、	粉墨登场	50
二、	统治机构之设立与腐朽	55
三、	军队之编制与特点	69
四、	投效日本, 镇压革命	87
五、	维护封建, 复辟倒退	101
六、	钳制舆论, 摧残教育	111
第五章	督鲁三年 (中) (1925—1928)	123
一、	滥发纸币, 扰乱金融	123
二、	横征暴敛, 巧取豪夺	135

三、朘削实业，破坏经济	188
四、穷奢极欲，荒淫无耻	176
五、兵连祸结，灾民遍地	186
六、民怨沸腾，民变蜂起	197
第六章 督鲁三年（下）（1925—1928）	207
一、对孙传芳之战	207
二、对岳维峻之战	213
三、进攻国民军，施暴政于京都	222
四、对抗北伐军，肆虐于大江南北	239
五、与蒋军冯军之拉锯战	254
六、兵败撤出山东	266
第七章 末日（1928—1932）	276
一、滦州缴械	276
二、胶东惨败	284
三、亡日与归国	292
四、济南丧命	301
五、死有余辜	306
六、轶闻一束	312
结 语	323
附 录：张宗昌家世调查记	327

第一章 出身家世与闯荡东北

(1882—1911)

一、寒微之家与贫苦之生活

张宗昌，原名忠昌，字效坤，后来绰号“长腿将军”、“狗肉将军”，1882年2月23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十五日）^①生于山东省掖县祝家村（今莱州市路旺乡祝家村）。

张家是祝家村的独户，相传，其先祖系祝家村招赘的女婿，以后即世代在这里居住下来。张宗昌之父名叫张文福，在张宗昌发迹后改名张万福（汉口《民国日报》曾称之为张锡五）。张文福有弟、妹各一，弟名文兴，早亡，妹嫁与东宋镇朱流村。张文福家贫如洗，只有二三亩薄地和三间茅草屋。迫于生计，只好当喇叭手兼剃头匠，农忙时也打短工。

张宗昌之母为侯氏，系同乡肖古庄人。侯氏身高、脚大、力壮，绰号“侯大脚”。她生性风流，习以行巫，悻务正业，世人多鄙之。侯氏生有一男一女，男即张宗昌，乳名田，女名大蝉，嫁给珍珠乡八里庄刘义勇为妻。后来，侯氏以张文福家境日窘，不安于室，乃径自与珍珠乡泥里村贾某同居。侯氏离去后，张文福又聚孙古庄一寡妇为妻。张后妻系潍县人，人们曾呼之为“小潍县”。世人称张宗昌有两父、两母，其原因就在这里。

^①一说张宗昌生于1881年2月13日（清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文中说法系根据在祝家村的调查。

张宗昌幼年时，曾由其姑母资助，师本村塾师祝修德读书，故也略识之无，大字能识得几个。但仅读一年即辍学。十二三岁时，助其父掌铤锄，农忙时也随其父出外打短工，还为卖布的祝寅生拉过车。①十三四岁时，则到同乡杲村武葆钧的黄酒馆内当了小伙计。在当小伙计期间，由其父的同行赵科谋（夏丘镇栖沟村的吹鼓手）做媒，为他定了亲，但并未即时完婚。其女方为贾氏，系同乡莹里村贾永泉之三女，乳名足。由于生活困苦，张宗昌每逢农历四、九日（即莹里集日），就赤着脚，挽着裤腿，从东宋镇虎头崖挑鱼、虾等海物，到莹里去叫卖，间或借机向其岳父家借粮。他的岳父生活也不富足，每次借给他的都只是一瓢高粱面，再加上几把豆子。张以此将就度日。

张宗昌长大成人，身材魁伟，膂力过人，食量极大，且性情粗野，胆大好斗。他殴斗滋事，在邻近村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在酒馆当小伙计时，更是常常与人殴斗，以致“官司”往往闹到老板那里去。老板武葆钧看到这个小伙计老是给自己惹麻烦，便想将他辞退。但以乡里脸面关碍，又不便明讲。于是就时常给张宗昌谈起下关东之事，说关东是块宝地，去了就能发财云云。而当时胶东一带，去关东谋生者不乏其人，也确实有人在那里发了财。老板的话对穷极无路、性情犷悍的张宗昌果然生效，张宗昌遂结束了四年的酒馆小伙计生涯，下关东闯荡去了。

二、流氓、胡匪、门警

大约在1900年（张宗昌18岁），张宗昌与本村人祝欣德结

①祝寅生系一字不识之文盲，张宗昌以祝待己甚厚，1925年督鲁后，任祝为夏津县县知事，1927年又将祝升为武定道道尹。

伴下关东。① 祝卖了4亩岭地，以地价之一部作为路费。他们先步行到龙口，准备由此搭船过海去东北。但因路费太少，却是望洋兴叹。后来，只好在码头上扛了三个月的包，又挣了一些钱，这样才勉强过海到了东北。

张宗昌到东北后，据说，曾在营口一家“宝棚”为赌棍帮闲，② 在吉林三道沟矿区当矿工，③ 又曾在哈尔滨一带淘过金，在宝局当过镖手，④ 还曾参加过日俄战争。⑤ 总之，到处流浪、闯荡，日与扒手、小偷、胡匪为伍。其间，张宗昌曾一度返里，与贾氏完婚，旋又赴东北。

张宗昌在哈尔滨，与掖县同乡程国瑞（字竟武）等7人合伙抢劫了道外僻地俄人夫妇所开之钟表店，杀死店主，将钟表变卖，购置枪械，然后便流落北满当了胡匪。⑥ 他的主要活动区域是黑龙江的五站。⑦ 多年的闯荡生活，使他养成了广交好友、不吝金钱的脾性，因此，很快地在胡匪中树立了威信，特别是在客居此地的山东（掖县、黄县）同乡中更有声望。这段胡匪生涯，又使他习练了一手好枪法和娴熟的马技。这些都为他以后起家打下了基础。几年后，他洗手不干，伙同程国瑞等

①关于张宗昌去东北事，有种种传说，一说他随其母去东北（佚名：《张宗昌实录》）；一说他随其父去东北（李恒珍等：《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恐都不确。据著者赴掖县调查，应是文中所述。

②佚名：《张宗昌实录》，《郑继成杀张宗昌案》，第45页。

③陶菊隐：《张宗昌》，《政海轶闻》，第95页。

④著者赴掖县调查之材料。

⑤李恒珍等：《我们所知道的张宗昌》，山东省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页。

⑥《关于北洋军阀时期的资料》（稿存山东省档案局，下同），第77页。

⑦刘子衡：《张宗昌在军阀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山东省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11页。五站是当时由海参威向西去的铁路的第五个车站的代称，即今黑龙江省绥芬河。

辗转流落到俄属海参崴，在华商总会当上了门警小头目。^①

当时的海参崴，人口约有一二十万。虽系俄属，但人口的3/5是华侨，其中大半又来自山东省，而且他们大都是在二三十年前由关内到关外以各种渠道致富又来此经商定居的。他们除经营一般商业外，自然也象国内那样，经营什么饭馆、烟馆、戏院、妓院、赌场之类的行业。而华商总会即是这些华商们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体。该会座落在阿列乌特斯卡亚大街，其会长是双合盛号大股东张某。那时，东北胡匪横行，海参崴也时有胡匪出没，大胆作案，华商多受其害。但俄国军警对于一般着蓝衫垂长辫的华人分辨不出什么良莠，匪民混杂，盗匪难缉。于是，华商总会只好呈准当地官厅自置门警。门警的主要职责是护伴该会的会计员按月到各会员商家去收取月捐，化成便衣巡捕中国盗匪及协同俄警缉查与胡匪有涉的大小盗案。而张宗昌就是做了华商总会最初的门警小头目。

张宗昌身高力大，胆壮敢为，原由小帮胡匪洗手，深谙胡匪的行踪，缉案颇为得力上手，深得华商总会的垂青。他又善于巴结逢迎，不吝挥霍，在与俄警的接触中学会了不少俄语，与俄警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以此之故，所以当地的小商走贩们都不时地来报效他，托庇于他的宇下。不久，他就成了海参崴一带中国下流社会中炙手可热的骄子。他自以为有权势，竟斗胆包天，他包娼，包赌，包庇一切戏园、烟馆，似乎这样做可以使这些老板们免除一切飞来的横祸。天长日久，张宗昌则进一步地作威作福起来，戏园中的好座须酌量留给他；新到的妓女须使他享受“初夜权”；一切走私和非法生利的小本营业，他也可以抽头分红。总之，这时候的张宗昌，正如溥仪所指出的，“竟成了海参崴流氓社会的红人，成了包娼、包赌、包庇烟馆的一霸。”^②

^①张西曼：《辛亥招募革命骑兵记》，《历史回忆》。

^②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14页。

第二章 投机与叛卖

(1911—1921)

一、投机革命

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投机革命往往是许多中国近代军阀政客猎取权位、得以进身的第一个阶梯。张宗昌也首先凭借这一阶梯而跻身于军阀行列。张宗昌之投机革命是从革命党人赴海参崴招募骑兵开始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揭开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序幕。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消息频频传到海参崴。在海参崴，早在这年年初，同盟会会员张西曼就到此开展革命活动。武昌起义不久，其胞兄张仲钧奉命由东北赶来与他会晤，指示他说：“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大批同志在号召全国各地大兴义师，即将在南方成立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可是北伐一事，骑兵不能偏废，拟设法由东三省秘密招募土匪南下，以便编练劲旅。惟赵尔巽（按：赵时任东三省总督）防范甚严，不易着手。现已派人往南方说明关外困难诸点，并请迅派干员前来海参崴，与弟协同招募。”当时，在海参崴以中俄边境的大山中，横行着一支一两万人的胡匪部队，其首领即是大名鼎鼎的刘玉双（绰号刘弹子）。张西曼受命后，就将招募骑兵的目标集中在刘玉双身上。

前此，张西曼已通过华商总会的书记孙某与张宗昌相识。因他与刘玉双素昧平生，联络无门，乃拜托与胡匪有历史渊源

的张宗昌从中介绍。张宗昌听后惊愕地说：“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想在俄国闹革命吗？”不过，同时他也打发得力人员去与刘玉双联络。

上海光复（11月4日光复）以后，12月初，黄兴、陈其美（陈时任沪军都督）密派李征五、臧士新由沪搭轮来海参崴与张西曼接洽。但是，张宗昌的联络工作并未成功。原来老成持重的刘玉双看到是向与俄国军警狼狈为奸的张宗昌派人来牵线，误作是为诱捕他而设的陷阱，不肯附就。此法既失败，李、臧乃公推张西曼作为代表上山拜会刘玉双，转致革命政府借重之意。经张多方联络，刘始释疑，并派代表下山与革命党人接洽。

刘玉双也是穷苦人出身，对清朝的专制统治久怀不满，经革命党人多次与他接谈，晓以革命大义，他很快便表示洗手“绿林”，弃暗投明。一天，在一所偏僻饭馆三层楼上的独间里，李征五、臧士新、张西曼与刘玉双举行秘密会议，最后洽妥了改编的条件：（一）中央革命政府先授予刘玉双以骑兵团团长名义，以后再扩充成旅成师，尽先任刘统率之；（二）刘部应先选精锐800人搭轮南下，其余待命补充；（三）为牵制清军后路起见，应准备就地编成劲旅，并策动各方友军在东三省各地起义，响应中央革命政府；（四）此间南下一切旅费、遣散恩饷等均由中央革命政府筹拨。

接洽圆满成功。但是，内中却隐伏着一种危几，这就是善于钻营、居心叵测的张宗昌也参加了这次极为机密的会议。张宗昌不仅参与这次机密，而且坚决要求随同南下。张宗昌观当时的形势，革命风暴席卷了全国，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革命有成功的可能，做投机革命的赌注，或有猎取权位的机遇，于是便暗地里拜李征五为师，再三向李表白他要革命的心迹。李为其所惑，便将其视为同志。对于张宗昌要随同南下的

请求，起初，张西曼以自己了解张宗昌为人的了解，曾表示反对，反复向李、臧说明他对张宗昌的顾虑，无奈李征五因私下与张宗昌结为师徒，难以改变对张的看法；同时他们也考虑，张宗昌已半途参与了此次机密，如果一定要拒绝他，他未免挟恨报复，向俄警告密，这样不仅会有革命党人和刘玉双被一网打尽、锒铛入狱的危险，而且也会使这次革命行动前功尽弃，影响整个革命大局，因此，最后只好允准了张宗昌的要求。

张西曼对张宗昌的顾虑是不无道理的，实际上张宗昌要求随同南下，完全是看风使舵，脚踏两只船。他一面积极向李征五靠拢，达其钻营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又央求张西曼向华商总会疏通，准许他请假两月，暂派人代理他的职务。他的如意算盘是：如革命成功，他就靠李征五的汲引，猎取权位；如革命失败，他则马上回头，重操旧业。“这种进退自如的打算，就是他所憧憬的政治投机的买卖了。”^①

1912年初，经过一番积极的准备，李征五、刘玉双率领大队部属安全地分批搭轮南下，开往上海。张西曼仍留海参崴开展工作。随后，张宗昌伙同程国瑞带胡匪百人也南下。张宗昌一行先至山东烟台，曾一度想投靠山东民军都督胡瑛。^②但胡瑛以张等尽匪众，拒绝接纳。于是，张复南下上海，投奔李征五。

当时，李征五任上海光复军闸北司令、旅长。刘玉双部陆续开到上海后，编为李征五部属的骑兵团。按照原约，该骑兵团团长当然应由刘玉双充任。但是，张宗昌赶到后，却积极运动李征五，窃取了骑兵团团长的职务，而刘玉双反被派充营长。刘玉双大为不满，急忙派专人赶回海参崴，面见张西曼，并带去了

^①张西曼：《辛亥招募革命骑兵记》，《历史回忆》，第121页。

^②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派胡瑛为山东都督。1912年2月，胡到职，成立军政府，驻烟台。

自己的亲笔信。信中忿忿地说，革命党人不顾信义，将他欺瞒下山，投效南方，结果团长一席却被张宗昌阴谋夺去，他反要被编为营长了；他表示绝对不愿屈就，以免受辱于“无名小子”的张宗昌；他和他的部下均不服这种无理的编排，现拟设法北归，重回旧日的山寨。张西曼得此情况，也十分惊疑，为安抚刘玉双，除当面向其代表道歉外，又赶紧写了复信托刘的代表带回上海。他劝刘要顾全大局，暂忍一时，静待良机，说未来的北伐大举，所需骑兵甚多，绝非张宗昌一困之力所能胜任，自己愿力促革命当局为刘保留一新团长或旅长的位置；至于北归一节，因俄国官厅已下令各港口严密防范，绝不可能。与此同时，张西曼又致函黄兴、陈其美，请他们务要对刘合理安置，以免引起内部的分裂和冲突。

张西曼的复信，有效地制止了刘玉双的异动，使他产生了新的希望。但是事实上，骑兵团却始终为张宗昌所控制，而由于形势的变化，北伐也始终未能进行，革命党人的许诺一直未能兑现，刘玉双忍气吞声，走投无路，最后竟被逼含恨而死了。

二、投降北军

1912年上半年，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用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手段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登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同年6月，袁世凯借口军队多，人民负担不起，决定裁编革命派手中的军队。他任王芝祥为南方裁兵大员，令其赴南京、上海等地裁编军队。沪军都督府所辖两师军队，因枪械不全，遣散较易，惟张宗昌的骑兵团原系东北胡匪，如遣散流落上海附近，仍以打劫为生，势必惹是生非，因此，当局便决定将其编入徐州冷遹第3师内。经与冷遹洽商，冷遹允准，于